



## 荣荣 醉里吴音·暗香： 油菜花、蜜蜂与维度

油菜花是一种奇妙的植物。它纯粹的鲜黄，是大自然诗意的贡献。大片大片的鲜黄聚在一起，让人置身于梦幻之中。

所以，在春天，我们说的最多的是：“周末，我们相约去看油菜花吧。”仿佛不与那些油菜花合影留念，这个春天就会空白和荒芜。

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逐梦者，他们一直追着油菜花的花季走，从江南的三月走到七月的西北高原，去与那些鲜黄合影，为那些鲜黄陶醉，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彻头彻尾的“花痴”。

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油菜花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的迁移史，便会发现，人们追逐的寻花之路，与油菜花从西域迁徙而来的路径正好相反。

植物学家告诉我们，油菜尽管在国人的餐桌上出现了数千年，但都不是我国原产的，它们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到中东地区，是从西亚一带传入中国的。油菜在我国最早种植的地方，是当时的“胡、羌、陇、氏”等地，即现在的青海、甘肃、新疆、内蒙古一带，其后逐步在黄河流域发展，以后传播到长江流域一带。

所以，如果你在七月份去青海湖、祁连山和新疆北部追逐油菜花，探访夏日的春色，把这当成猎奇和情怀，事实是，你追逐的，是油菜在中国的最初落脚地。

有一种小昆虫跟着油菜花季走，还有一种人也跟着油菜花季走。那就是蜜蜂与放蜂人。

说到蜜蜂，我就会想起专职产卵，肩负着繁衍后代重任的蜂后。想想也不容易，蜂后每天产卵差不多是自身体重的两倍。

让我感叹的还有雄蜂，它一

生的意义就是与蜂后交配，而这交配权还是它千辛万苦争斗得来的。当那个个头最大、体格最健壮的最后胜利者，与蜂后交配时，它知不知道，在交配结束后，便会因生殖器官被全部拉了下来而立刻死亡？

令我感慨的还有分工最多、任务最重的工蜂。工蜂一出生就开始工作，分工是按照日龄的增长而改变的。一般十八天后就要加入采蜜的队伍。工蜂酿造一千克蜂蜜，需要采集十千克花蜜，来来回回总共要飞行三十二万公里，这个路程大约相当于绕地球八圈。

我实在要感叹造物主的奇思妙想，居然将蜜蜂的蜂生设计得这么缺德加冒烟。

养蜂人也辛苦，他们的别称是“流浪者”。天天在外奔波，还风餐露宿的，这甜蜜的事业，着实磨人。

七月派老诗人孙铤在被打成右派后，没有工作，有一阵子就当起了养蜂人，天南地北地跑。他自然是跟着油菜花跑的，带着他的一家老小，有两个孩子还是在养蜂途中出生的。那是一段他不想回首的苦难日子。想一想，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书生，被丢进艰苦的劳役里，还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养蜂行当。挣不到钱，日子就断了生机，会过成啥样想而易见。有时候一家老小实在没吃的了，他夫人还偷偷去卖过几次血。后来他平反回宁波，总会回避说起“养蜂”这段经历，无奈提起时，眼里就有泪痕，他说他是愧疚，愧对患难与共的夫人和吃苦长大耽误了教育的孩子。



扫描二维码可欣赏全文



### 作者简介

荣荣，原名褚佩荣，现为《文学港》杂志社主编，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，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。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，曾获全国鲁迅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。

### 推荐榜



幸福年  
清明节习俗

清明兼具自然与人文两种意蕴，它介于仲春与暮春之间，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又是与春节、端午、中秋并列的四大传统节日。



梦江南  
安庆，安庆



王静  
扑朔迷离的  
醉经阁藏书楼



越女茶  
我的江南：  
春，樱花婚事

月色与雪色之间，你是第三种绝色。



龚晶晶  
现实版《人世间》

8岁那年，我在华美医院太平间做守灵童子



持劳动的老人的笑容。  
宁波市北仑区，发挥余热坚强



展人在现场装置前的笑容。  
丽水市莲都区，摄影项目策展



吻时的笑容。  
8岁的母亲被5岁的小儿子亲  
宁波市镇海区，家族宴会中，



护比武中获奖官兵的笑容。  
宁波市北仑区，战伤救

## 朱海华 镜头记录： 众生相之“欢喜”

据称，人的情绪细分有27种。但是，能够用笑容来抒发的却不多。人间值得，清欢却是难得，笑容就显得珍贵和可爱了。

华人摄影家阮义忠先生曾说过，那些令人悲伤的场景和面容，都不忍心去看了，还能端起相机来拍摄吗？批判如果不能解决问题，那就是无力的，何必去徒劳地传播愤怒和抱怨呢？我听了，深以为然。

肖像，很多时候离不开摆拍。人力指导笑容绽开，需要考虑布光、妆饰、服装、环境等因素，技术要求就比较高了。有点悖论的是，连续拍摄的图片中，往往第一张却是最好。“精工出细活”“后来者居上”的通用技巧，有时在善变的机缘面前并不灵验。

古代有个说法：“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”经常展示笑容的人，想必内心是幸福和乐观的。愁也一天，乐也一天，何苦去钻牛角尖呢？凡事想通了就是这个道理。保持豁达的心态和表情，既是生活和生存哲学的一种修行，也是一种敬畏天地、善待他人的朴素温情。

